

石磊 主编 《经济学反思丛书》之一

经济 学 的 终 结

THE END OF ECONOMICS

[美]迈克尔·佩雷曼 著
石 磊 吴小英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明晖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董永亭

经济学的终结

THE END OF ECONOMICS

[美]迈克尔·佩雷曼 著

石磊 吴小英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 66 号 邮编:100086
总编室电话:62541886 发行部电话:62568485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public2.east.net.cn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佳集团装订厂装订

850×1168 32 开 9 印张 220000 字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200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58-2220-9 / F·1612 定价:1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导 论	(1)
1. 一个堕落经济学家的自白	(1)
2. 保守派对市场经济的拒斥	(2)
3. 被遗忘的铁路经济学传统	(3)
4. 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	(4)
5. 在完全竞争的臆想世界中的情绪投资	(5)
6. 商业与自由放任政策	(6)
7. 对竞争性经济的不稳定支持	(7)
8. 经济学之后	(9)
9. 本书的框架	(11)
10. 本书概要	(12)
第一章 经济学的终结	(1)
1. 何谓经济学家	(1)
2. 经济学的社会学	(3)
3. 价格理论的儿童指南	(25)
4. 边际成本和经济心理学	(28)
5. 收益递减	(30)
6. 流行价格理论的虚构世界	(31)
7. 下陷成本	(34)
8. 固定成本	(36)
9. 流动性	(37)

10. 结论	(39)
第二章 经济理论和固定资本的历史增长	(40)
1. 不愿作固定资本投资	(40)
2. 非理性和固定资本的扩张	(41)
3. 凯恩斯和动物本性	(43)
4. 非理性与投资的进一步讨论	(44)
5. 心理学和经济周期	(46)
6. 计算和理性决策	(49)
7. 衰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52)
8. 理性的悖论	(53)
9. 投资和经济进步	(55)
第三章 铁路和固定资本的增长	(57)
1. 固定资本的历史增长	(57)
2. 铁路投机	(58)
3. 铁路业的利润计算	(60)
4. 经济理论的滞后反应	(63)
5. 自由放任理论的退却	(64)
6. 市场机制的破坏性	(68)
7. 高薪经济	(69)
8. 大卫·威尔斯与创造性破坏理论	(71)
9. 铁路业的盛衰循环	(74)
10. 小亚当斯和铁路经济学	(76)
11. 铁路经济学的难题	(79)
12. 铁路问题的泛化	(80)
13. 哈德利论托拉斯问题	(83)
14. 既非社会主义，也不是市场经济	(86)
15. 政治经济学中的组合主义流派	(88)
16. 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流行经济理论	(90)

17. 克拉克的特例.....	(94)
18. 克拉克思想的演变.....	(96)
19. 克拉克成为流行经济学家.....	(97)
20. 克拉克思想的进一步演变.....	(99)
21. 克拉克对竞争的分裂态度	(101)
22. 克拉克和罗伯图斯	(102)
23. 克拉克和美国经济学会的建立	(104)
第四章 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108)
1. 商人、金融与经济景气	(108)
2. 金融中介的角色.....	(109)
3. 金融媒介的演化.....	(112)
4. 金融资本与金本位制.....	(114)
5. 大众对金融资本的抵制.....	(115)
6. 工业资本的利益.....	(117)
7. 卡耐基与唯生产主义的管理.....	(118)
8. J.P.摩根与市场重组	(121)
9. 摩根的美国式开胃酒.....	(124)
10. 摩根化的黑暗面	(126)
11. 安德鲁·卡耐基的水晶球.....	(128)
12. 组合主义经济学与金融操纵	(130)
13. 相互冲突的自由放任派别	(132)
第五章 工业主宰经济: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	(134)
1. 公司自由主义的初潮.....	(134)
2. 战时社会主义.....	(135)
3. 福利资本主义:导言	(138)
4. 福利资本主义之前的劳资关系.....	(140)
5. 福特的一天 5 美元.....	(141)
6. 平衡种族不再有效.....	(144)

7. 劳工的美国化	(145)
8. 福利资本主义战略	(147)
9. 高工资水平的经济	(148)
10. 高工资与劳工的战斗性	(150)
11. 福利资本主义的修辞学	(152)
12. 福利资本主义的诱人逻辑	(153)
13. 福利资本主义的成就	(155)
14. 福利资本主义的局限	(157)
第六章 现代金融资本	(159)
1. 摩根与金融资本的暂时衰退	(159)
2. 没有摩根统治的金融	(161)
3. 股市泡沫	(163)
4. 暴风雨前的乌云	(165)
第七章 大萧条	(167)
1. 守住防线	(167)
2. 他们守住了防线？	(169)
3. 大萧条与福利资本主义的局限	(170)
4. 美国钢铁公司与组合主义的局限	(172)
5. 福利资本主义屈辱的投降书	(173)
6. 胡佛的福利资本主义	(175)
7. 胡佛的觉醒	(176)
8. 新政与战时社会主义的复兴	(178)
9. 评价福利资本主义	(179)
10. 过失探讨	(181)
11. 工资、紧缩和走出萧条之路	(184)
12. 金融霸权的再度出现	(185)
第八章 黄金时代	(187)
1. 工业独立的黄金时代背景	(187)

2. 战后时期的金融资本	(189)
3. 黄金时代天真的乐观主义	(190)
4. 黄金时代的终结	(192)
5. 金融资本的回报	(193)
6. 复兴的投机狂暴	(195)
7. 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	(197)
8. 官僚化管理	(198)
9. 唯生产主义回归的福音	(199)
10. 迈克尔·詹森与管理主义批判	(201)
11. 浪费于公司接收中的非生产性劳动	(204)
12. 詹森研究的深层背景	(206)
13. 詹森的经济理论背景	(208)
14. 金融资本的影响力扩张	(209)
15. 金融资本的延伸成本	(210)
16. 摩根的遗产	(213)
第九章 结论	(216)
1. 在竞争世界的彼岸	(216)
2. 信息与竞争	(217)
3. 市场理性的神话	(219)
4. 合作	(220)
参考文献	(222)
译后小记	(243)

第一章 经济学的终结

1. 何谓经济学家

何谓经济学家？我们可以说，经济学家即研究经济之人。但是这一回答留给我们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何谓经济？

我们都见过商店、农场、工厂和银行，以及工人、雇主和政府公务人员。他们似乎都应该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一个养育下一代工人的母亲也应该是经济中的一员。除此之外，学校、教堂和邻居也会对人们的工作方式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会影响工人的生产率，就像机器会影响工人的生产率一样。出于同样的理由，一般文化所产生的似云雾般不可捉摸的影响，也可归之于主要是一种经济力量在起作用，即使当文化不以商品的形式——诸如电影和音乐制品之类出售时，情况也是这样。换言之，我们很难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以排除在经济之外。这一推理思路最终导致这样一个结论：经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主题。

然而，将经济学家描绘成为广阔生活领域中的一般专家，会令他们感到不自在。若有经济学家想要冒险以这种一般专家的方式出场亮相，那么他们对于一般世界的理解即使不是荒谬可笑的，也是自命不凡的。

因此，我们的经济学家代之以在一个更加狭义的范围内使用“经济”这一词汇，即把经济的定义限定在生活中的交易行为这一面。幸运的是，几乎没有人愿意放弃“经济”这一术语的使用，而且

经济学家们认识到了“经济”这一术语实际上是如何含糊不清，并在这一前提下仍然接受了“经济”这一术语。结果，即使没有人可以明示究竟什么构成了生活中的交易行为这一面，我们仍然可以以温和而自信的态度就“经济学”这一术语相互展开争论。

简言之，经济这一概念是对世界的片面观念的不充分表述。有时，这些不完全的观念——我们称之为“抽象化”——对我们大有助益。它们简化了我们周围的世界，使我们可以自信我们能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

例如，有时候许多人都会拥有一些可用作投资的资金。那些不认为自己是投机家的人，他们情愿用他们的资金进行一些保险的投资。

不幸的是，没有一项投资天生就是保险的。有时，不动产可以很方便地变现；另一些时候，人们将他们的钱存入银行或甚至藏在床垫底下反而更好。投资于黄金也不一定保险。某些时期，黄金的价格会上涨；另一些时期，黄金的价格又会回落。即使投资于我们往往认为最保险的政府有价证券，我们也有可能为通货膨胀所侵蚀，以及成为一场军事灾难或革命的牺牲品。不管你如何进行投资，而且只要你在进行投资，你就是在进行一场赌博——同时给你一个小小的忠告：从几率上看，甚至一个老练的投资者，其取胜的机会也不如一个赌徒那么大。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何为经济学家？我觉得最好的定义是：经济学家就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以特殊方式看待世界的人。

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东西来精炼我们的定义，诸如经济学家一般通过高度抽象的、强调我们世界中那些买卖交易部分的人造模型来分析世界。这些模型一般会给我们这样一个独特的提示：即除了摆脱集中追求利润的交易方式之外，我们对于改善自己的世界已无能为力。它警告我们，除了取消税收和税则之外，几乎所

有的改革都是置我们的世界于险境的危险实验。

唉，我们的流行经济理论反映的是一种即使存在过、但而今已不再存在的经济。经济学家当初发展的理论模型，所刻画的是一种其生产方式相对简单的社会现实——一个只有工匠和手工艺劳动者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高技术和国际金融市场正在快速发展的世界。这些理论模型或许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还有着许多优点。那时候，亚当·斯密(Adam Smith)正在写作他的《国富论》。

这些模型可能有助于斯密的同时代人更好地理解基本的经济规则，诸如供求规律等。但从那时以来，基本的经济模型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今天，在现代经济的情境里，同样这些模型几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它们非但未能揭示经济的本质特征，而且对我们掩盖了非常重要的经济机制。简言之，我们已走到了必须放弃我们的大部分经济思想这一步。

无论经济学还是经济都已濒临绝境。除非我们马上改弦易辙，否则情况会越来越糟。

只要流行的传统经济理论阻碍了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新机会和新方式，它就意味着是一种威胁。从这种精神出发，本书呼唤经济学的终结，并要求经济学向一种全新的，但还不明确的组织我们物质生活的方式开放。

2. 经济学的社会学

经济学概念简史

从纯理论的层面上看，呼吁经济学的终结并不具有特殊的革命性。毕竟，“经济学”这一术语本身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它在19世纪晚期才被创造出来。

早先，将经济现象理论化的那些人自称“政治经济学家”。“政

治”这一修饰词的消除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毫无疑问，它对于那个时代想要重新命名这一研究学科的那些人来说似乎是非同寻常的大事。

19世纪末的时候，除了学院里的一帮人外，任何对经济问题发表过看法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认为她或他是政治经济学家。这样一来，由剑桥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率领的一群学院政治经济学家，便以经济学相标榜来竭尽全力地重构他们的学科。

马歇尔并不是在专业论文的题目中首先使用“经济学”这一术语的第一个经济学家。当时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著作的作者，比如斯图尔凡特(J. M. Sturtevant, 1877)和麦克劳德(H. D. Macleod, 1878)等人，都已在他之前使用了“经济学”这一概念(见Arndt 1984)。然而，没有人像马歇尔那样为重构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学科而如此痴迷(Groenewegen 1985)。

任何人都可以冒充有资格谈论政治经济学，马歇尔对这一现象深感不快。到1869年，这一问题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当时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凭借他作为国务卿的地位优势，委任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爵士为现代史的钦定教授。西利强调这一职位的政策角色，从其学科范围出发竭力贬低政治经济学。

不过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人怎么能如此野心勃勃地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公然说三道四呢？重新命名该学科为“经济学”，可能有助于阻止像西利这样的人出面干预经济学中发生的论战。马歇尔希望有朝一日政治经济学能获得更科学的资格，从而只有那些经过经济学正式训练的人才可以认为有资格参与经济问题的争论。

马歇尔在与其妻子合著的《工业经济学》一书中分析道，他们认为去掉“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更有益处，因为“政治利益

一般意指国家的某个或某些团体的利益”，而不是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Marshall and Marshall 1879: 2)。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学家可以将任何敢于怀疑他们的客观性为错误的或代表着一些邪恶的特殊利益的人开除出经济学。

马歇尔关于政治经济学观点的解释在两个方面出现了误导。首先，“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实际上一直想要维护一种利益共同体。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这一术语在没有“政治”这一修饰词时，最初所指的就是狭隘的自利。

在人们开始著述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之前，以管理大规模的封建地产为主题已形成了一个很广泛的写作群体(见 Tribe 1978)。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有意识地加上“政治”这个修饰词，以示经济观念应包含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以前的经济只关注私人家庭事务的合理管理，而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则将经济的范围扩展到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整体城邦(*polis*)。正像早期的经济手册可以指导地产管理者如何从他们的土地中获取最大的产出一样，政治经济学试图就国家领袖如何统治他们的领土方面起到指导性作用。

政治经济学中的利益角色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即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到1830年前后，政治经济学家一般不再从王权的立场看待经济问题，而是转而支持新兴的中产阶级。这样，政治经济学的重心就发生了变移(见 Kanth 1986)。像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这些学者都要求通过政治变革，使经济符合自由放任规则(Perelman 1983)。

由于自由放任规则要求贵族和穷人都作出牺牲，因此经济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开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指责贵族们捍卫他们既有的特权，从而阻碍了商业自由。他们同时批评改善穷人现状的要求。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倡导的措施首先是如何有利于商业和生产的盈利，但他们还是坚持认为，他们的建议是为了社会整体的最佳利益。由此他们推论，新兴的商业共同体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利益相一致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一看法，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像它的倡导者所坚持的那样对特殊利益漠不关心。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就强有力地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很明显是站在与劳动者相对立的雇主一边的(Marx 1977)。马克思围绕着生产过程所展开的精彩分析建立了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为雇佣者剥削其工人的观念提供了支持。

尽管大部分职业经济学家拒绝接受马克思的论点，但他们还是感到了很大的困扰，因为这一观念在工人阶级领袖中获得了广泛接受。其结果，许多经济学家觉得有必要将经济学重建为一门关于交换而非生产的科学。大约1870年前后，这一新的理论分支的奠基人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经典之作(见Perelman 1987: 89)。

这种对交换的强调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尽管政治经济学家很难宣称具有研究生产科学方面的垄断权，但同样也没有其他学科可以宣称能够垄断交换的科学研究。通过强调对交换关系做形式上的数学化处理，经济学家就可以摆出一副更加科学的姿态。而且，从交换的角度进行的经济分析在遮掩利益冲突方面似乎相对更有效一些。因为双方都必须从自愿的交换中得益，否则交换就永远不会发生。

用经济学来重新命名政治经济学，再次肯定了经济分析重点从生产向交换的转变。事实上，马歇尔似乎被麦克劳德在“什么是

政治经济学?”(1875)一文中运用“经济学”一词所作的研究吸引住了,尤其是因为这一研究成功地通过交换而非生产与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挂上了钩,而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更多的冲突现象(见Groenewegen 1985)。

此外,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将物理学视为科学的典范。而“经济学”(economics)这个词似乎更加科学,甚至看上去就像物理学(physics)。

可以假定,马歇尔期望他的读者像他一样接受经济学为一门客观的科学,能够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据认为,这一新的经济科学可以证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区别于具体的资本家)的利益就是整个社会的最佳利益。

通过宣称成为客观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就能假定自己超越于政治之上,那些不同意经济学家结论的人就可以被当作有某种政治企图而被排除在经济学圈子之外。例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写道,在经济学的正统倡导者眼里,政治经济学已成为“其作者(在非科学的基础上)出于某种一致化(标准化)原则的力量而倡导的经济政策”(Schumpeter 1954: 38)。

马歇尔肯定懂得新术语中包含的利害关系。在他首次开始有关经济学的演讲时,已经显示了其对劳工问题的敏锐关注。现在通过挑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他一方面企图为自己所偏爱的政策赢得支持,同时又试图为经济学奠定一个科学的基础。

学院政治经济学家共同体热情地接纳了马歇尔的术语。例如,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与马歇尔的著作发表于同一年,在再版中杰文斯指出必须为书的标题而道歉(Jevons 1879: 48)。

那些随后继续把他们的著作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著作的公开政治目标。作为报复,职业经济学家则指责这类著作为非科学的。于是,政治经济学后来就被当作异

端者、思想怪异者和反叛者的舞台而废弃了。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

随着时间的延续，经济学的职业化除了为其自身鼓劲之外，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经济学家采取了客观和无偏见的虚假态度，自称其所作的科学分析使得他们能够代表社会的最佳利益。

经济学可以成为一门客观科学的理想，至少可以说是颇具讽刺性的。尽管经济学建立在人的行为是自利的这一假设基础上，但是经济学家，甚至那些有明确利益取向和支持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总是否认自利也会侵染他们自己的工作。相反，他们为自己的工作的科学客观性而感到自豪。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所注意到的：

经济学家并不喜欢别人用经济学术语来分析他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活动。如果告诉一个经济学家他实际上选择了能使他的收入最大化的工作和观点，他会火冒三丈地说，这是对他的有意侮辱。

(Stigler 1982b: 60)

当然，经济学根本就不可能是科学。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可以用可控实验来研究其对象，而经济学家却几乎没有设计可控实验的运气。

这样一来，经济学家就只能根据他们手中掌握的材料来进行思想实验了。思想实验可能是一些很平常、很具体的，也可能是高度抽象的东西。

在经济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些常识性的思想实验所得出的结论，一般会与凭常识得出的结论相同。更晚近的经济学家则发明了越来越多的精制方法，从而使其经济政策主张中隐藏的利益倾向合法化。他们往往为扩大市场关系所能覆盖的范围，如婴儿和人体器官买卖等提供合法性辩护。

大量充斥于经济理论中的这些高度抽象的经济学模型，其基

础是一些不现实的假设。因为构造这些模型所用的非现实性假设条件与真实的世界差距太大，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任何一个具体的模型相对于指导经济政策制定的常识而言是否意味着一种改进。

那么经济学究竟做了什么呢？某些时候，经济学家帮助我们排除了我们的常识观念中有关经济的逻辑错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如约翰·凯恩斯能够证明，单纯地降低工资并不能消除失业（Keynes 1936）。但也有时候，经济学家会传播一些错误观念，这些错误左右公共政策的制定后，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经济学的修辞学

我们认为与其将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不如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经济学更好。尽管经济学的科学包装给人留下了无可否认的深刻印象，然而深入地看，经济学只是一个讲述经济如何运行的故事集（McCloskey 1985）。

从这种角度看，经济学家是在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之一来获取其成就的。首先，他们通过发展更加老练的讲故事技巧，如新的数学定理或新奇的统计方法等来赢得他们职业上的声望，而故事的真实与否对他们来说则是次要的事。这一途径诱发了经济学家为其自身的目的而不断追求精湛的技巧。

尽管经济学对精湛技巧的日益追求与科学相类似，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现任财政部副部长、世界银行前任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曾声明，漂亮的统计检验除了显示研究者的技巧外，从未成功地使经济学家共同体信服任何东西（Summers 1991：130）。

第二种通向职业地位的途径依赖于编造一个新故事或改编一个旧故事的能力。这些改编后的故事必须能够说服其他经济学家修正他们对经济的一些特征或特性的理解。为使这些新故事更加

可信,经济学家必须至少能够展示一定水平的娴熟技巧。

不幸的是,这种对娴熟技巧的最低要求水平总是在不断地提高。甘斯(Gans)和谢菲尔德(Shepherd)认为“在 70 年代以前,(经济学期刊的)编辑们会因文章中包含纯粹技巧性的数学形式而拒绝刊发”(Gans & Shepherd 1994: 177),而从 70 年代开始,这种追求技巧的潮流蜂拥而至。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为经济学中不断增长的数学化倾向而悲叹的人往往首先是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们(Quddus & Rashid 1994)。例如,因数理经济理论方面的成就而赢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吉拉得·德布鲁(Gerard Debreu)曾经做过统计,1940 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中包含着初级的数学表述的篇幅不到 3%;而在 1990 年,大约 40% 的篇幅都包含了数学符号(Debreu 1991: 1; 也可参见 McClosky 1985: 4)。

德布鲁注意到,一旦有重要的数学发现,很快就会被应用于经济学中,其间的时滞正在不断缩短。例如 60 年代初期建立的非标准分析,1972 年就被应用于经济学。

德布鲁承认“由我们这个共同体中最具数学技巧的人所做的工作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已越来越变得无可置疑”(Debreu 1991: 3)。他发现:

数理经济理论的传播甚至受益于其秘传的特征。由于其信息不能被那种没有合适的解释手段的经济学家所传译,对它们的评价就交托给那些精通符号的人。但是对这些技巧专家的接受也同时意味着对其价值观的接受。

(Debreu 1991: 6)

这种信息传播上的迟钝现象甚至延伸到了指定的经济学学生的读本。在这一点上,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已经注意到:

不到一个世纪以前,通常一篇经济学的论文往往以这样的句子开头:“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生活中的日常交易行为的学科”。而